

历史上的博尔塔拉



历史上的博尔塔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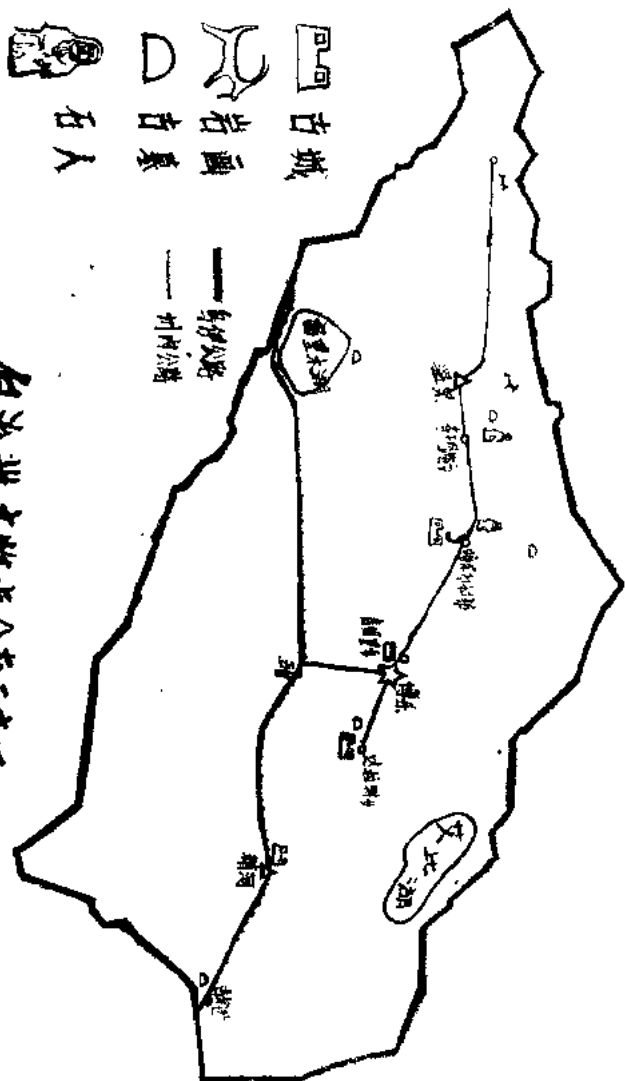
蒋学熙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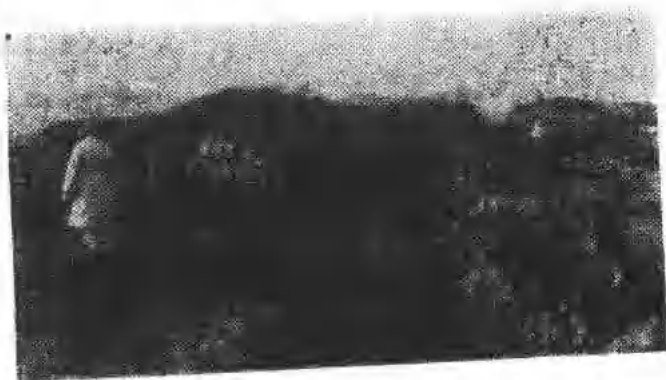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物馆编印

一九八六年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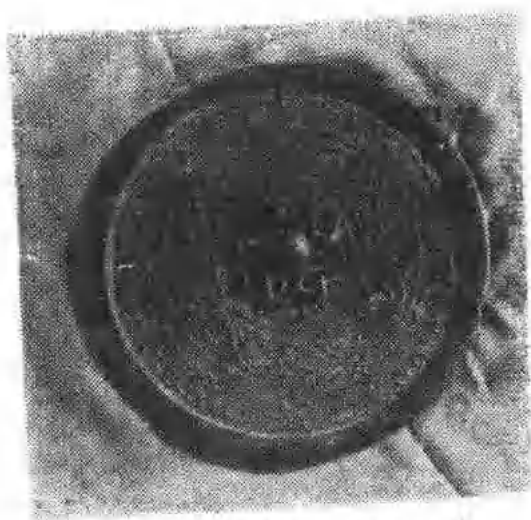
刘进
1990.3.

自治州文物点分布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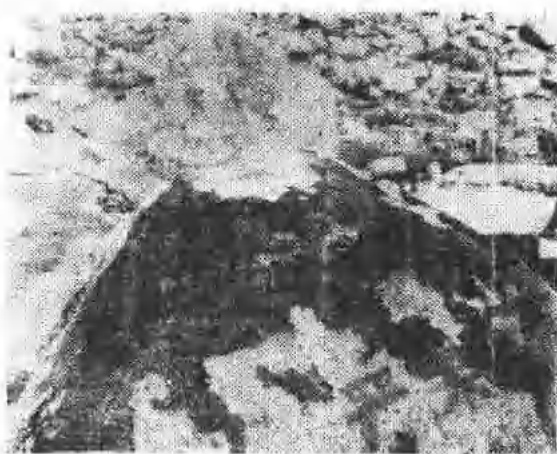
温泉县哈尔布呼镇古城遗址



古城遗址出土宋代莲花铜钟



温泉县阿尔夏提阿降型古墓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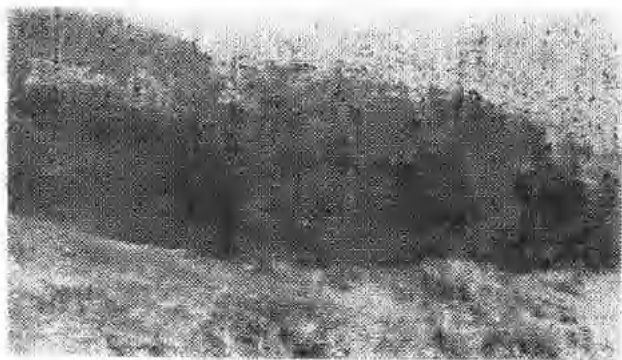
温泉县多浪特查干萨岩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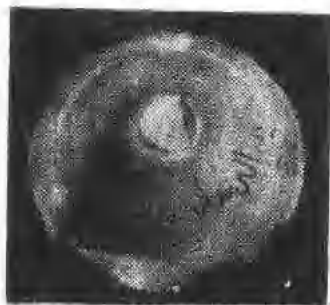
精河县古尔图乌孙王陵墓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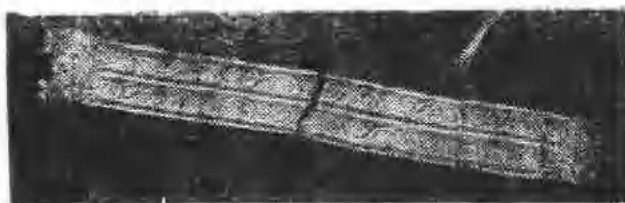
温泉县阿尔夏提石人



博乐市达勒特乡破城子古城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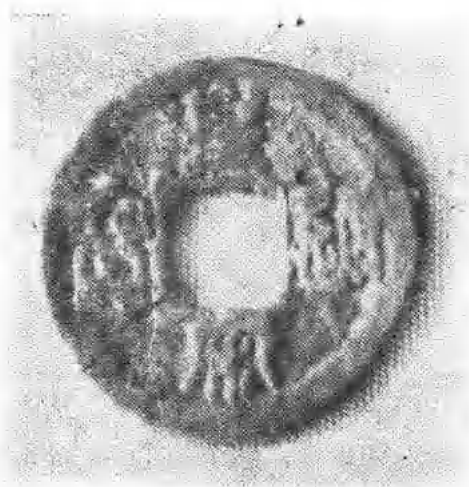
出土陶盖、陶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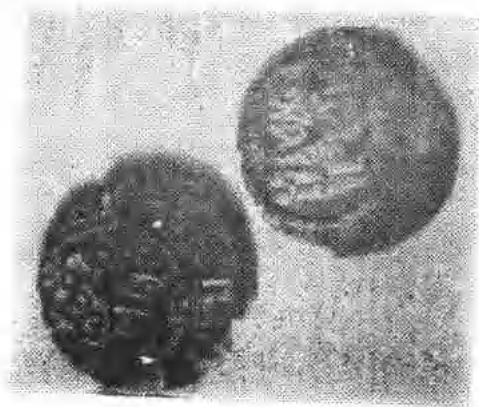
达勒特古城出土金饰



达勒特古城出土金币



达勒特古城出土铜钱



达勒特古城出土铜币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位于祖国新疆的西北部。面积27000余平方公里，辖有温泉、精河、博乐二县一市。首府设在博乐市。

博尔塔拉境内：北、西、南三面高山环绕。北面有阿拉套山，西面有空郭罗鄂博山与苏联相隔。南面有天山脉中的别珍套山，察汗乌逊山、库松木切克山、科古琴山及部分博罗霍洛山与伊犁地区相连。东面依平展的阿拉山口、艾比湖与准噶尔盆地相接。

境内南北两侧的高山都有由东向西升高的特点。北部的阿拉套山由海拔2000多米上升到西部达4000多米（主峰高达4408米），南面的别珍套山由东部的3000多米向西升高到4000多米（主峰高达4132米）。境内开阔的东面平均海拔只有200多米（艾比湖面海拔是189米）。因此，博尔塔拉的地形大势是西高东低、西窄东宽内洼的扇形谷地，综合科学自然区划中称为：天山北坡山区博尔塔拉谷地（新疆地理研究所《新疆综合自然区划》）。

博尔塔拉地区有着发展农牧业生产的优越自然条件。北面、西面的巍峨群山为天然屏障，阻挡着北方冬季的凛冽寒风。因此，境内向阳的山坡、丘陵间，有着青草丰茂的冬季牧场。境内三面山峰上都有终年的积雪（博尔塔拉山际雪线在3500米左右），位于境内天山北坡的赛里木湖，十三世纪就以“雪山环之，倒影池中”（《长春真人西游记》）著名于世。融化的雪水，川流归一，为松软的沉积谷地带来了滋润万物成长的生命之泉。博尔塔拉境内有大小22条河流，有山泉五十余处，平原泉水群十七处

（其中有三处温泉）。此外，“遍地皆有伏泉，插孔得水，夏不涸，冬不冰”（《新疆图志》），蕴藏着丰富的水资源。境内平原有1247万余亩，在广袤的绿野沃土上，宜耕宜牧，为人类提供了安谧、优美的历史活动胜地。

博尔塔拉境内的绿洲位于准噶尔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部边际。东北方面以艾比湖与额敏谷地，塔尔巴哈台山区相连；西南方面以蜚声中外的松树头与果子沟及富饶的伊犁河流域相通。绿洲的南面沿天山北麓有一段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博尔塔拉境内绿洲的独特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中国历史上西域各民族南来北往、西迁东进必经之地。历史上震撼欧洲的亚洲三次民族西迁：一世纪的北匈奴人西迁，九世纪后的突厥人西移及十三世纪后的蒙古人西征，都能在博尔塔拉找到他们隆隆西去的轮蹄踪迹。

有史以来，新疆的博尔塔拉是我国多民族共同居住，共同开发的地域。同时，各族人民为保卫祖国的博尔塔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据考古证实，原始公社时期的细石器遗址有不少在天山北麓一带。新疆的细石器遗址的分布规律一般是“在河流两岸，湖泊四周，雪山脚下的绿洲之上”（《新疆简史》）。博尔塔拉有北疆内陆第三条大河——博尔塔拉河（全长252公里）；有天山北部最大的浅水湖艾比湖，又有新疆最高最大的高山湖泊赛里木湖（海拔2073米）；还有天山北麓最大的夏牧场——海西牧场。可以推断：博尔塔拉的谷地草原也曾是新疆地区古老的原始居民活动的地

方之一。遗憾的是，由于过去没有注意考古挖掘，至今这里还没有发现新石器的遗址。我们只有期待今后的考查了。

据国内外的综合考查，约公元前二千年左右，有个古老的部族“塞种人”游牧在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山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新疆西北部的博尔塔拉也是“塞种人”生活游牧的地方。国内外研究“塞种人”及其社会形态，主要是通过挖掘古老的墓葬与探索岩画来进行的。据有的苏联学者考察认为：江布尔地区别尔卡拉大墓地中的一种封土墓、及石圈墓、四方砌石，中间异形墓葬等，都属于“塞种人”墓葬（阿基诺夫、库沙耶夫《伊犁河流域的塞种人和乌孙的古代文化》）。这种古老的石砌圈、圆阵、方阵及中间异形的墓式，在博尔塔拉好几个地方都能见到。考古学家李遇春首次在1962年向外界报道了温泉县阿尔夏提东面约十公里外有一个大墓葬群：“分布着五十多处成方或圆形的石阵或石堆”，“有用单行卵石砌成的，也有混乱堆成的，一般直径为5—7米不等”（《文物》1962年第七、八期）。他也认为这是属于古老民族的墓葬。实际上，这类古老的墓葬群在阿拉套山麓南坡的山坳里，如哈拉吐鲁克、米里其克、阿克苏曼等地，都能找见。那里有不同规格的或不规则的古墓堆，有圆阵、方阵及中间略凹的异形墓（见图片），还有古老的大石堆。近年，新疆墓葬挖掘报告中介绍了一种用木桩环圈，由内而外有七圈，圈外有呈放射状四向展开的列木，构成太阳放射图案的墓葬（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考古挖掘证实这属于原始社会阶段氏族公共墓

地。使我联想到在博尔塔拉米里其克有一个大石堆，周围也有卵石砌的呈放射形四向展开的射线状，构成太阳放射图案。只是博尔塔拉地区上述这些古老墓葬及石堆，都没挖掘考查过。

考古证实“塞种人”的岩画多数留在面东的晒岩上，黑岩上或岩洞里，内容都是游牧生活画面或动物形象。往往寥寥数笔，便生动地描绘了当年的历史画面。在博尔塔拉的北山——阿拉套山麓中，在南山——博罗霍洛山丛里，都有岩画的陈迹。（附照片）这些陈迹是谁留下来的呢？也要靠今后的考证了。不过，博尔塔拉地区遗存的大量古老民族的墓葬群、占石堆、岩画，都足以说明博尔塔拉是早期人类活动的地区。

西周时期，第五代君王周穆王（约公元前1001——952年在位），游历西域，后人撰写了《穆天子传》一书。前五卷记周穆王西游故事，皆有月日可寻，并详记所行里数。经有些史学者研究认为：剔除其神话色彩，穆天子西游到中亚的里海后，是“沿天山北麓经玉门关东归”的（梁斌《先秦时期我国内地和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的亲密关系》）。根据这种看法：天山北麓的博尔塔拉地区必是当年周穆王历经的地方了。

“塞种人”原来世居今甘肃西部敦煌一带，部族姓允，古书上称允戎（旬济《论佛骨表》）。后来，居住在张掖、酒泉一带的月氏人，受统一后的北方大部族匈奴的袭击，被迫西迁。月氏人到达西域又迫使西域“塞种人”在塞王的率领下移往葱岭（今克什米尔一带）。到公元前

161—160年间，原在甘肃敦煌一带的弱小部族乌孙逐渐强大，乌孙王昆莫为报月氏杀父之仇，与匈奴联合西进击败西域的月氏，乌孙人就迁居到伊犁河为中心的天山西部地区。据我国第一部关于乌孙族专著《乌孙研究》分析：

“从精河往西南翻越天山，是一条通往伊犁河上游裕勒都斯河和特克斯河流域的捷径。”该书作者王炳华，王明哲认为：乌孙民族携带儿女，长途跋涉，很可能由此迁往伊犁河。

西汉时期，乌孙族在西域建立了最大的地方政权——乌孙。《汉书·乌孙传》记乌孙“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乌孙政权统治范围有多大呢？史书记载过于简略，史学界一般认为只是在伊犁河流域。如：

《乌孙研究》认为：“西迁西域，占有以伊犁河流域南岸和伊塞克湖为中心的广大地区”（第一页）。

《新疆简史》认为：“西迁后的乌孙主要分布在伊犁河以南，中心是在阔池（今伊塞克湖）附近”。（第一册第27页）。

《辞海·历史地理分册》称“（乌孙）迁今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第35页）。

《中亚史》第一卷认为：“乌孙便据有伊犁河流域及伊塞克湖周围地区”（第77页）。

我们都知道：博尔塔拉地区水系都趋于谷地，与伊犁河水系相隔天山支脉，形成流入赛里木湖及艾比湖独立的河水流域（《西域水道记》）。按照上述提法，容易使人

认为乌孙政权不包括新疆的博尔塔拉地区了。实际上，两汉时期乌孙政权是包括伊犁河流域之外的西部天山的博尔塔拉谷地的。这里，我从两方面来谈谈：

（一）博尔塔拉的乌孙土墩墓群。解放以来的考古挖掘证实：古乌孙墓的特点是南北向排列的封土墩墓冢群。墓顶略显内凹。《乌孙研究》作者认为：博尔塔拉境内的精河县固尔图南北向排列的十个封土墩墓冢群是乌孙墓冢（第174页及图版一）。在这本书的乌孙墓冢遗址地图上，博尔塔拉地区也只是这么一处乌孙墓冢群。实际上，除固尔图外，博尔塔拉的三县境内都有古乌孙墓冢群。例如：博乐县的达勒特乡有二十多个南北向乌孙封土墩墓冢群（见图片）。在赛里木湖畔东北侧也有这样的墓葬群。在温泉县阿尔夏提东五公里许的一处高原上，有南北排列的七个成排墓葬堆，只是用石头堆成约7—9米不等的墓冢。在精河县盐场附近的公路边的戈壁滩上，有过四个南北排的封土墓冢，如今尚存北面一个大墓冢屹立在路边。

《乌孙研究》作者研究证实：“乌孙土墩墓大量集中的地点，往往显出天山山口的河流附近的山前草原，或其他一些水草俱佳的小谷地里。这些地点，多为春秋牧场所在，也就是地势开阔，气候较温和，牧民活动时间最长的地点。……这些地点，应该也是乌孙人生活居住的中心”（第14页）。瞻望博尔塔拉地区乌孙墓群的地点，也都是在水草丰茂的平坦草地或幽静开旷的山谷里。虽然博尔塔拉境内的乌孙墓冢群都没有被开挖证实，但是，独特的大量乌孙墓群是古乌孙人居住在博尔塔拉的最好见证。

(二)在我国史籍上也清楚地记载博尔塔拉地区是西汉时乌孙属地。这在清朝时的史籍里考证得更为确切。在清代，博尔塔拉属伊犁管辖，在阿拉山口附近与塔尔巴噶台（今塔城地区）交界。清朝《皇舆西域图志》考证：“塔尔巴噶台，当属匈奴，乌孙交界处”。这也就是说：当时塔尔巴噶台南面属于伊犁的博尔塔拉是汉乌孙辖地。清朝史官祁韵七的“塔尔巴噶台”之诗中有两句称：“戎索乌孙尽古墟（附近伊犁一带皆汉乌孙故地），拓将土宇到康居”（《从西陲总统事略》西陲竹枝词）。这上句诗的意思是讲：他在当年靠近博尔塔拉的塔城地区，还能见到许多汉代乌孙的“古墟”。至于下句是讲：当年塔尔巴噶台地域包括了汉代乌孙西北的康居政权。在《清史稿》、《新疆图志》里都考证认定今博尔塔拉精河地方“汉魏为乌孙地”。博尔塔拉界内西南面的赛里木湖，乾隆皇帝的祀文中称：“群流交汇、晴波朗澈，作襟带于乌孙。”认为赛里木湖是伊犁河流域与博尔塔拉地区乌孙人的枢纽地方。这些历史记载，都明确说明整个博尔塔拉地区在汉代是乌孙政权统治范围的一部分。

乌孙迁居西域后政治、经济的独立发展与强大，不断遭到匈奴人的侵扰与掠夺。汉朝经“文景之治”六、七十年后，到汉武帝时达到了强盛。为了消除匈奴人对汉朝的虏掠，汉武帝一面派兵出击匈奴，一面派张骞通西域，想联络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张骞第一次通使西域，因大月氏迁居的今阿姆河一带生活条件很好，不想回击匈奴而作罢。张骞回来后向汉武帝详细介绍了西域各地的情况，并

建议联系怨恨匈奴的乌孙。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成功地建立了汉朝与乌孙的政治联盟。从此之后，乌孙王多次迎娶了汉朝的公主，并与汉朝屡次共同抗击匈奴。在东西夹击匈奴中，最主要的一次是公元前72年，汉宣帝接受了乌孙王翁归靡和解忧公主请求，派十五万大军分五路出击。与此同时，又令校尉常惠持节指挥五万乌孙兵，从今博尔塔拉境内向北到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又从北向东南挥戈进击（顾颉刚《中国历史地图集》，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选集》附图四）。乌孙与汉朝大军在古谷蠡王驻地（即今巴里坤草原）大败匈奴。奠定了汉统一西域的局势。

公元前60年，西汉在西域设西域都护，给乌孙王以下贵族、官员封官授爵、授印，乌孙所属的博尔塔拉地区也从此归属中央政权管辖。

西汉末年，匈奴单于呼韩邪归汉（后娶王昭君为妻），另一部分匈奴人约五万人西迁，他们“西经居延海、巴里坤湖、吉木萨尔、入天山山间草原孔道，直趋伊犁”（苏北海《自汉至唐的草原丝绸之路》）。

东汉时期，公元前后，留居在北方的匈奴又一度迫使乌孙纳贡，但是乌孙仍自认是东汉的臣民。当班超出使西域后，乌孙又一次派兵与东汉军队联合击败匈奴。东汉在西域又重设西域都护，再次促进了西域的安定与统一。

东汉时期，《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了沿天山北麓存在着一条“丝绸之路”。“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